



刀锋般锐利的生活，有书在夜里

【文/蔡娴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换一种“晃膀子”的生活

正如很多励志的青年创业故事一样，江凌的故事有着相似的开头：辞去稳定高薪、前途光明的外企职位，又离开了长风破浪、充满希望的创业团队，选择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。然而，江凌却委实给自己出了一道大难题——他的梦想是开一家悠然自得的小书店。

江凌自然明白这年头开书店难挣钱，但他就是特别想开。那就开一家与众不同的吧。它既像是巴黎街头的莎士比亚书店，又如花神咖啡，里面摆满了自己喜欢的书，有书香、有酒香、有咖啡香，综合多种业态，于是就有了这家书酒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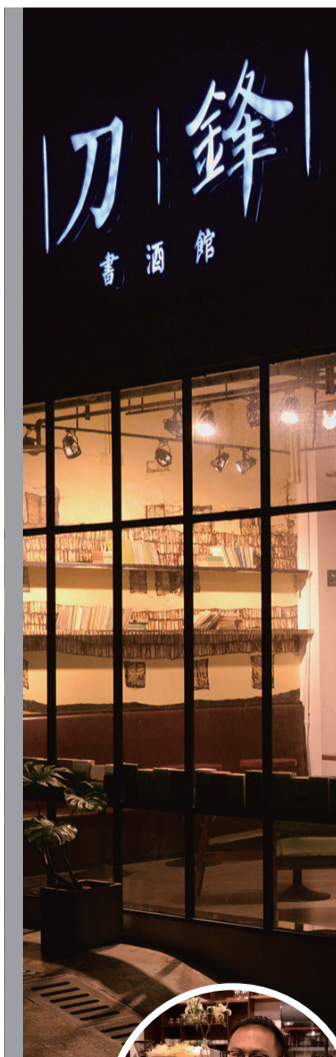
之所以叫“刀锋”，江凌能清晰地回忆起2014年夏的那一天，他在西哈努克一个叫作Serendipity的海滩边，坐在礁石上建起的木台上看书。“大海在我脚底高深莫测地保持着平静，天空中的云彩不断地变化着形状，我看书看得累了，就在沙滩椅上倒头睡了过去，手边摊开的一本书，封面写着《刀锋》。”就是这本毛姆的小说《刀锋》，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，觉得以前的生活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，而是类似书中主人公的“晃膀子”生活：“无人能够确切地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做，就像是无人能够明白《刀锋》中的拉里为什么会放弃一份好工作和未婚妻，选择了一种‘晃膀子’的生活一样。”

书店、咖啡馆、酒馆，再加上江凌因喜爱日剧《深夜食堂》，后来店里又单独划了一个小区域做“深夜食堂”……四合一的形态，和谐美好地被揉在一起，一切看起来丰富有趣。

书无定章，书有知音，书是底线

就这样，书酒馆伴随着江凌度过了非常理想的4个月，随即却渐渐被“打回原形”。为了书店能正常运转，江凌做了不少妥协。比如为了提升饮品质量请了专业的咖啡师代替了原来懂书的管理员，比如刚开始为了让大家好好看书而不提供Wi-Fi，后来顺应需求只能玩起了“找密码”的游戏……

在重庆的深夜时分，一群人围坐在桌子旁，桌上有酒，有人在高声谈论着文学与诗歌，有人谈论着跨越大洋的旅行，有人弹起吉他唱起了民谣，杯子碰到一起，梦想在清脆作响，镜头拉到室外，墙上的招牌在黑暗中发出光亮，那几个字写着『刀锋书酒馆』……这是江凌最初的梦想，他也曾经真实呈现过这样的画面，有书、有酒、有故事，它是城市里一个特别的存在，然而这份特别自然来得并不那么容易。



江凌

“现在大家离不开手机，不提供Wi-Fi是反商业的逻辑，但我也太直接地告诉大家网络密码，于是就设计了一个小游戏，把密码藏在书里。”最开始，江凌把密码藏在“2000年前，所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著作里”。原以为这样的提示非常容易，却发现很多人都找不到。他只能再降低难度，“除了诺贝尔奖之外，被翻拍成电影的作品里也有，再加上内地八零后作家的书中也能找到”。即便范围被扩大了那么多，不愿意找的人仍旧不会去找，这个时候，他才发现，很多人来到这里并不是来看书的，只是喜欢这里的氛围，来喝杯饮料小坐一会儿，对他们设置障碍似乎没有必要。

只有很少部分的文艺青年才会觉得这样的游戏很有趣，看清现实后的江凌依然保留了这个小游戏，但无奈又将密码公布在公众号里，让不乐意玩游戏的人方便获取。

虽然现实让江凌总是妥协再三，“深夜食堂”也因为客流原因在不久后关闭，但唯一让他坚决不妥协的是选书。这里的8000多册书全是江凌自己一本一本精心选出来的，必须要是自己认可的、和这家店相契合的书。他虽不排斥大众畅销书，但这类书的数量仅有不到5%，“要维持一家独立书店的核心有两点，一个是书，这是铸造我们灵魂的东西，另一个是人，我们会坚持做与书相关的活动，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，但他们也是构成书店灵魂的一部分”。这里会不定期举办读书会、艺术沙龙、观影会，以及作家、音乐人、诗人的分享会，江凌总是想着法子为这个空间注入新鲜血液。

不论将来书店如何变化，书和活动这两个部分江凌都坚持要自己来把关，即便从开业至今，有一半的书连一本都没有卖出去过，江凌依然坚持初心：“我想把刀锋书酒馆的灵魂留住。”

江凌还制定了一项特别的规定，每一本书有且只有两本——一本用来看，一本用来卖。“其实就商业层面来说，是很不划算的，这会导致库存压力特别大，这部分资金很难周转，但我依然会坚持这种模式。”江凌说。之所以这么做，因为他发现，为了方便退回给出版社，很多书店都不愿拆封不太畅销的书，如果想买就只能看看腰封，这让江凌觉得很愉快。